

## 比較附中與北大校訓 - 理解前賢期望

E12 林少達

### 附中校風何以近乎當年的北大?

最近在母校網站讀到 "附中精神奠基者 - 黃澂" (見朱致賢著 "附中野史") 一文, 其中記錄到一段極為珍貴的歷史證言: "...在附中任教過三十餘年, 從北大畢業的祖蘭舫老師就曾說: "我們學校雖然名為『師大附中』, 但過去有不少風格卻近乎當年的北大。" 祖蘭舫老師的話令我想起多年來的疑惑 - 為什麼附中校訓中的 "科學、民主、愛國" 和北大(民版)校訓的: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如此相近, 卻又相當不同 - 這背後有甚麼原因, 又深藏了那些前賢的心意? 值此附友們熱烈回顧和探討附中精神過去與未來之際<sup>1</sup>, 本文試圖從 (1) 記憶中的黃澂校長, (2) 網上報導的北大校訓; (3) 哈佛校訓變遷史等幾方面來瞭解附中校訓的過去和探討其未來。但筆者身居海外, 有關各校校訓的資訊有限, 很多歷史細節也不清楚, 期望熱愛附中的前輩, 各界先進和廣大附友們多加指正並共同深入探討。

### 校訓是什麼?

校訓原文 "School Motto", 而 "Motto" 可譯為 "格言", "至理名言"。世界各校為人稱道的校訓不少, 而且會隨時代或環境變化。例如哈佛大學 (1639 年創立) 最早的校訓是「真理」(Veritas, 1643 年)、後變為「榮耀歸於基督」(In Christ Gloriam, 1650 年), 以及「為基督, 為教會」(Christo et Ecclesiae, 1692 年), 顯然受教會極大影響。這校訓延伸了近兩世紀, 後來原為化學家的查爾斯·艾略特在任哈佛校長期間 (1869 - 1909), 逐漸將二百多年來課程中必修的基督教課程開放, 讓學生自由選擇是否學習宗教文化。哈佛的校訓也回歸到創校時期的「真理」(Veritas)。其他還有很多學校的校訓也有 "真理" (Veritas) 在內。例如耶魯大學校訓就是 "光明與真理" (Lux et Veritas)。Veritas 原來是羅馬神話中的

---

<sup>1</sup> 附中精神基金會及華府師大附中校友會聯合主辦「附中精神 - 過去到未來」有獎徵文比賽(<http://www.fc-dc.org>)

"真理與誠信"女神，形象是一位純潔的白袍少女。傳說她深藏於九地神穴之中，世人極難找到。

### 北大(民版)校訓極簡史

根據網上資料，北大沒有校方正式公佈的校訓，而民間版本有三、四種，其中較為校友們認同的有二。一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來自蔡元培先生(1892 清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曾留學德、法，1905 入同盟會，1916 - 1923 任北大校長)。1919 年蔡元培在北大力主“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sup>2</sup>，特點是要把北大辦成世界一流的學術至上大學，既要保存優秀傳統文化，也要吸收優質世界文明，以推動新文化運動，厚植國本。

在德、智、體、美、群五育之中，蔡先生最重德育，有名言為："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若無德則虽体魄智力發達，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蔡先生其次極為重視體育 - 他指出先由鍛煉得出好健康才有“健全之精神”和腦力。他說："人的健全，不但靠飲食，尤靠運動。体育可以帮助人们经受对体力和脑的鍛煉。"…“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發達？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鍛煉之謂，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北大另一本校訓來自學生和民眾，就是 1919 年五四運動發出的“反帝、反封建”訴求："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它的特點在於政治性強，除了一戰後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愛國、進步"，還包括了西方的"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思潮。北大也沒有正式校歌，1952 的(民版)校歌"燕園情"就收入了這一組校訓。它的前二句是：

“紅樓飛雪，一時英傑，先哲曾書寫，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憶昔長別，陽關千疊，狂歌曾竟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約。”

這首歌第一句就唱出了五四運動發出的呼喊："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

<sup>2</sup> 蔡元培：致《公言報》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4月1日《公言報》）

北大雖然從蔡元培先生和五四運動得到了崇高的教育原則和愛國精神，可是兇殘的日本人要三個月亡中國，不讓北大人有任何機會全面實踐這些理想，可敬佩的北大人(和廣大民眾)就從校訓中最迫切的“愛國、進步、科學”先做起。於是“愛國”進而為“救國”，“進步”成為“社會主義”，“共產黨”等。其他關鍵詞如“民主、包容、自由、科學…”只好慢下了。附中在台灣傳承了北大當年“自由、包容”和最重視“德育”、“體育”的校風，而這一些校風今日在北大似乎在“急功近利”影響中式微<sup>3</sup>。不過從長遠的角度看來任何校風、校訓都會受時代和社會的影響 - 哈佛校訓的變遷史就是個例子。北大沒有正式校訓大概正反映了當前社會環境的價值觀還在“富強第一”、“接受檢驗”的階段，難以定案。未來如何發展？就有待耐心關注了。

參考文件-33 深入解說了當年支持北大兩本校訓前賢們的不同關心點和期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等歷史發展，以及近來官方認可的“嚴謹、求實、創新”北大精神新要點。極有參考價值。

### 黃澂的魅力

關於黃校長奠定附中精神和基礎建設的貢獻，朱啟賢著的“附中精神的奠基者—黃澂”一文寫得極為生動有趣，值得一讀再讀。這裡就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補充幾點。

當年在戒嚴和物質缺乏時代，附中青年學子“身在福(附)中不知福”，加上不懂事，課業、昇學壓力大，不了解黃校長幕後默默的苦心努力。從有限的接觸中，大家最佩服黃校長的有幾方面：

- 從容不迫，和藹可親，給全校穩定感 - 每天昇旗、降旗典禮都到，很少缺席 - 記得他總是從舊大樓(今南樓)校長室走出來，經過南操場到新大樓(今舊北樓)，登上二樓的主席台，站好後接受總教官或童子軍總教練報告人數，然後轉身面向國旗。接下來樂隊奏國歌。等

---

<sup>3</sup> 胡軍(北大哲學系教授、副系主任)：“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还保留了多少?”

[http://theory.gmw.cn/2015-02/10/content\\_14796363\\_6.html](http://theory.gmw.cn/2015-02/10/content_14796363_6.html)

待昇好旗，教官會再敬禮，然後他會走穩步走回校長室。此外，學生很少在校園見到他。

- 國學底子好，溝通力特強 - 附中師生另一個見到校長的機會是每星期一在大禮堂的周會。這場合多半會請校外來賓演講為附中學子開闊眼界。這時令人佩服黃校長的是他反應快，理解力強，一下子就抓住要點。來賓講完後，黃校長會做五分鐘的疏理和歸納，講話時條理分明，清清楚楚，大家都深感受益。同學們常說：“來賓講了五十分鐘，還不如黃校長五分鐘！”
- 重視體育和研究 - 黃校長時代，附中特點在有四個平行的教學組織：其中體育處、研究處和他校常見的教導處、訓導處一樣大，可見他多麼重視體育和研究發展。這也是附中人引以為傲的特點之一。
- 求賢若渴 - 關於師資方面，黃校長到台灣各地三顧茅廬的故事說不完。向玉梅老師的故事早已廣傳為美談。而由於四二制實驗班由他創始，他特別留意選派良師到實驗班。各班的導師和各科老師都是師大名列前茅的畢業生或當時全台最優秀教師。E12 英文老師黎承萱告訴過我們：“我身體不好，不想教課，可是你們的黃校長到我家好多次請我，我推辭不了才來了，你們要好好念書啊！”
- 待人厚道 - 曾任 E12 班導師的國文老師曹思義畢業於西南聯大，本一介書生。隻身來台灣後遭白色恐怖入土城監獄多年。出獄後沒人敢用他，生活成問題。幸好遇到黃校長，不怕被連累，讓他到附中工作。曹老師學養深厚，書、詩、琴俱佳，後來轉到清華大學中文系立業成家。在他去世後他家人還得到司法冤獄補償。
- 腳踏實地，建勞作工廠讓學生動手 - 平時大家在校園裡不常看到黃校長，但是也有例外。記得有一陣子每天升旗典禮後他就會去後操場東邊的勞作工廠看看。後來我們學會用各種手、電工具，鋸刨木頭，打洞彎片，都是一生受用的技能。E11 姚鳳北兄在“憶師大附中的崢嶸歲月”文中有精彩描述：“…附中還有一個很成功的課程，就是勞作。當時由秦彥斌老師主持的「勞作工廠」有各種工具及機器，使我們能養成動手、使用工具的能力，在以後一生的求學做實驗，從事工程業務，修車修房，也都雙手萬能。”在勞作工廠地面上，當年 E11

梁君午兄（今旅西班牙名畫家）就用木工做了個北京天壇，創作了也許是附中第一份立體壁報。當然機器也帶來危險，E12 趙可南兄用木工刨床時手一滑就把兩隻手指刨去了一半。所以校方事後特別加裝了護手安全裝置。

### 黃校長手書的校訓

感謝科技進步，在互聯網上居然可以找得到黃澂校長的墨寶，其中最珍貴的大概就是這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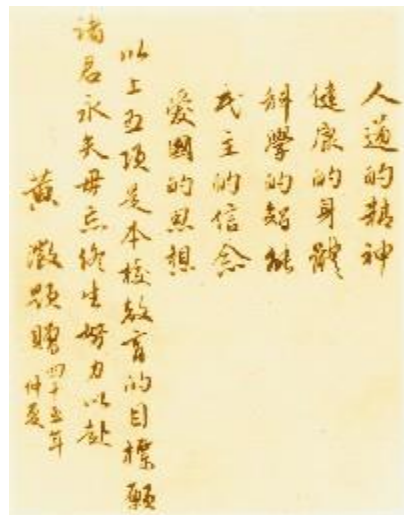


圖-1 黃澂校長手書 “附中校訓”

根據這幅手蹟中黃校長表達的意思，校訓是學校教育的目標 - 沒有校訓，一所學校教出來的學生便成了大海中漂流的小船，難以到達人生目的地 - 所以他期望附中“諸君”“終生努力以赴”。附中校訓訂定過程很慎重。據附中網站：“…到了黃澂先生接任附中校長之後，認為六大信條太長，另外打算以簡潔明快的字句來代替，於是在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向全體老師徵求意見。經過三個多月的討論，在十數種建議中，將各種提案的精神彙整為「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五項，並於民國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的校務會議中正式訂為附中校訓。”

## 黃校長最為人稱道的貢獻

根據附中網站“...黃校長並於八週年校慶（1955年四月）時，為文闡述校訓的精義及實踐情形（註：以下五點由口氣看來的確出自當年黃校長原文，彌足珍貴）”：

“一、人道：這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之一，其要義在於行仁，行仁即是救人、愛人、服務、互助。推廣而言，便是博愛。附中之所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建立班級制度與校友會，配合政府及社會發動各種救災、勞軍等服務工作，都旨在培養學生互助、合作、服務、救人的德行。

二、健康：健康是快樂的泉源，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有偉大的事業。中等教育正是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重要階段，其能否擁有健全的心理與強健體魄，實攸關個人幸福與國家興衰。附中對健康教育，素極重視，諸如運動場的擴建、體育器材的添置、體能分組教學的實施、課外活動的推展、舉辦學生健康普檢與疾病矯治等，對於增進學生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助益。

三、科學：目的在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精神、冷靜客觀的智慧，並傳授學生利用厚生的知識。科學精神是一種研究精神。附中亟謀改革注入式的陳舊教學方式，代之以問題為中心的討論教學，再配合實物、圖表、模型以及視聽器材等，使學生學習如何觀察、探討、實驗，以求得真知識。

四、民主：民主政治乃當前人類經營群體生活的高度藝術表現，它所蘊涵人生而平等的原則，實具有崇高的倫理價值；而它所標榜的自由精神，更能促使人類自重自尊，免於盲從奴役。附中親切的導師制度，說服重於權威、獎勵重於懲罰的訓育精神，使學生能培養充分的理性與自尊，也使其個性與才能得以發揮，但知節制自治。

五、愛國：個人的生存有賴於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為國服務、犧牲的觀念也必須善予培養。民國三十九年，海南島失守、舟山群島繼陷，附中即率先發起組織「反共抗俄工作團」，投筆從戎人數，居台北各校之冠。其他如慰問先烈遺族、濟助義胞、捐獻救國等表現，亦均不落人後。”

當我們把以上五點和北大兩本(民版)校訓比較時，就會發現：第一、第二點正好相當於蔡元培先生最重視的德育和體育；同時還能發現，

蔡元培先生沒有具體講明的“德”，黃先生說明就是“人道”，“行仁”，“愛人，救人，服務，互助”，以及擴大為“博愛”；還一再強調要“行”－要去做和做到。附中校訓把“健康”擺在第二重點，在“科學智能”之前，和蔡元培先生看法一致－反映出黃校長和附中團隊認識到青少年時期身體正在發育長大，智識還可以補修，而體格一過了發育期就很難長好了，所以在中學時期“健康”比“智育”更該受到重視。至於第三、四、五點，它們和北大(民版)校訓(就是五四運動的訴求)幾乎完全相同，不同處在(1)“進步”拿走了；(2)次序相反。我們可以如此理解：(1)台灣當年視“進步”一詞為洪水猛獸，大逆不道，完全排斥；(2)黃校長及老師們認識到高、初中學生年齡還小，不是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學生，所以“科學的智能”教育更重於“民主、愛國”二項，應該放到前面。在黃校長手寫的校訓中，“民主”是個“信念”，愛國是個“思想”，這就清楚說明了黃校長的觀點：就是“實行”這些信念和思想不屬於中學時代範疇，應該由成年人來負責實際“行動”。

黃校長還有一項特別傑出的貢獻，就是以他卓越的融會和溝通能力對“民主”、“平等”、“自由、自重、自尊”和“免於盲從奴役”等觀念做出了清晰、簡要的說明，奠下了“附中只培養英才，不培養奴才”堅實的基礎和指導方向。“民主”是北大校訓的一大亮點，也是附中校訓的亮點，而黃校長的說明則特別清楚說明了民主不是亂來，先決條件在於“自由、自重、自尊、平等、不盲從”等素養。而附中幾十年來也充份利用各項社團活動來培養附中人實踐民主的能力。

### 附中與北大之間的“人脈”

附中和北大之間有深厚的人脈和精神聯繫。追溯起來，黃澂在西南聯大心理系的指導教授陳雪屏先生原來1920年入北大預科，後入北大哲學系(1922-1926)師從陳大齊先生學心理學，畢業後到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26-1929)，和五四運動時青年領袖之一，後來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之先生是哥大先後同學。陳雪屏在北大時(1920-1926)，蔡元培先生正任校長，他必然充分體會到北大當年蔡元培先生“思想開放，兼容並包”的辦校理念。日後他又親歷了二十世紀以來北大人國破家亡，顛沛流亡的多般大難。因了北大加哥大雙重淵緣，陳先生和胡適友

誼特別深厚，據說他曾參加安排飛機搶救胡適等學人的工作；也是胡適遺囑的執行人之一。

黃澂當年並不是單身流亡來台的一介書生，他代表了廣大在抗戰中在西南聯大成長的優秀知識份子。在附中精神奠基時期，陳雪屏教授已擔任教育廳長，黃澂三十三歲到附中就是他聘請的，使他有施展長才，造福學子的大好機會。附中校訓公佈前後相信一定得到了陳先生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陳先生飽讀詩書，學貫中西，熱愛中華文化（見圖-3 陳先生書法）。有了陳先生的精神鼓勵，加上他與北大校友及教育界廣大人脈的實際支持，黃校長全無後顧之憂，可以放手做。事實證明，黃校長做得何等精彩！



圖-2 附中與北大之間的傳承：（由左至右）蔡元培→陳大齊→陳雪屏→黃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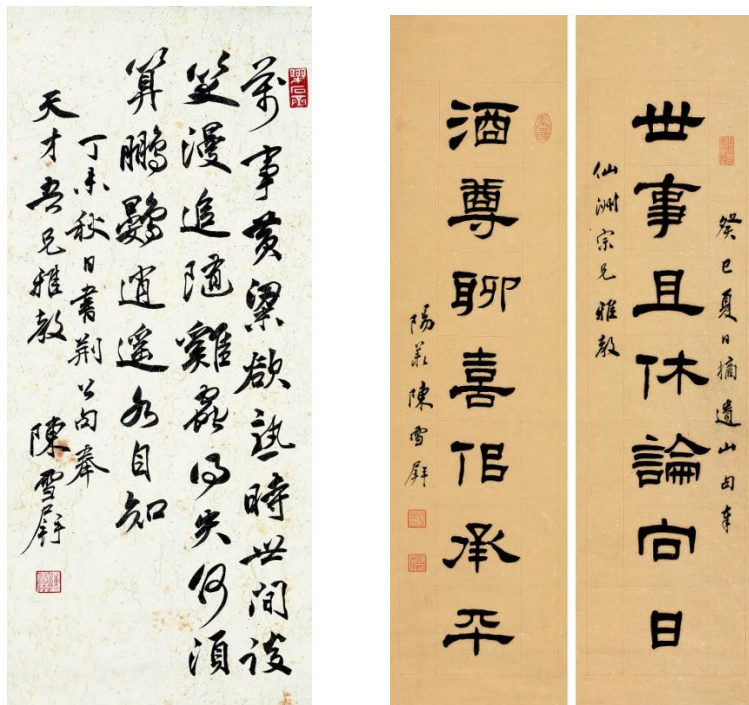




圖-3 陳雪屏先生墨寶：(左，王安石詩：萬事黃梁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雞蟲得失何須算，鵬翼逍遙各自知)；(右) 世事且休論向日，酒尊聊喜似承平。

### 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比較看得出，附中校訓和當年北大校風的一脈相傳 - 它重視到蔡元培先生以德育和體育為首要的觀念，並加入了儒家“人道的精神”以充實“德育”內容；另一方面它調整了五四各項訴求的緩急先後，以適應五十年代台灣青少年成長期塑造人格、體格、性格的需要。而深入探尋這些淵源時，我們可以理解到：蔡元培時代北大“自由、包容”主張，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訴求，以及黃激校長的人格魅力和陳雪屏先生的有力支持等史實都是形成附中校訓、校風與眾不同、特別成功的原因。以一所省級中學傳承了中華文化精華和五四運動時期全民族憤發圖強的訴求，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蹟。

六十年來，附中人實踐校訓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溫世仁的“千鄉萬才”工程把附中精神照耀到甘肅西北黃羊川地區。又如高331班在母校設立多種獎學金嘉惠在校的學弟學妹們。而“藍天之子”書包美術設計和新大樓上的“火鳳凰浴火重生”壁畫等創作則把“美育”最看重的自由創意一再帶到新高度。還有附中學生和教官在管區警察抓“蛋餅伯”關鍵時刻會即時出手相助，更顯示了附中“人道的精神”何等深入人心。再從附友在全世界事業及為人成功的例子看來，附中精神正是前賢們當年為附中人走遍天下打下的堅實精神基礎。在今天，當我們面向未來，當我們認識到附中精神與北大精神之間的淵源之際，我們應該努力加強九萬多附中人(特別是各地校友們)本身的聯繫，並和北大人(例如各地北大校友會)經常交流，以不斷探討如何把這份寶貴的精神財富理解好，傳承好，並不斷加以實踐和發揚。從哈佛校訓演變過程看來，要“發揚光大”這種精神可能要不少世代才能辦到，好在我們有附中“實事求是的精神、冷靜客觀的智慧”，相信必然會辦到的。